

株

ZHUZHOU RIBAO

神农周刊

2025年7月13日 星期日

乙巳年六月十九 第24055期

今日4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-0005



知株视频号



株报APP



掌上株州客户端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 株洲日报社出版



晨游状元洲

田标兵

近年来，醴陵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，正在修复旧景观、打造新景点。作为一名旅游爱好者，我简直有点走不过来的感觉。全国有几个状元洲，我没有考证过。但醴陵状元洲，乃是本地著名八景之一。

近日，我起了个早，信步晨游状元洲。远看状元洲，头西尾东，中分深水，全长约五百米，最宽处百余米。洲上银杏、香樟、樱花、木瓜等树木，姿态各异，错落参差。尤其水杉笔立，犹如标兵哨立，又似整装待发的火箭，高大而威武。洲尾屹立一阁，四屋层楼高，突出杉梢，与洲上景色相互呼应。洲头有引桥与深江桥相连，仿佛以桥为镜，将状元洲倒映在城南。全州以麻石垒边，作栏，修整得如一艘满载生机的巨舰，给人以斗志昂扬的振奋感。

引桥宽约四五米，可以通行汽车。中间设计成平缓的人行阶梯，共二十二级。通过引桥，迎面是一道白色山墙，灰瓦翘檐，墙上中开拱门，两侧有对称的扇形窗。墙上侧卧着一块大石，上刻醴陵籍书法家李铎手书“状元洲”四个大字。洲景与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和谐映衬，让人从心底发出清新之感。

穿过拱门，一座微型水系景观呈现眼前。水岸边有一座假山，峭壁陡峭，层峦叠嶂，青苔似密林，泉流山谷，冷冷作响。地势平缓，有两位仙人正在对弈。半满的水面上，几片莲叶托举着三五朵荷花，或含苞欲放，或纵情盛开，水下数条锦鲤缓缓游动，仿佛在与荷花对话、嬉戏。

从这里有一条主道，宽约五六米，全用麻石铺就。它串联起三个小广场以及醴陵市文化馆、状元阁后，延伸到洲尾。江滨小路环绕整洲。主道与小路间，左右各铺设了一条曲径。路径之间，还有石板间隔着草地连通，蜿蜒相会于洲尾。曲径连通着掏霞庵、文通亭、唱晚亭等亭阁。它们的名字可不是随意拟就的，都大有来历。譬如掏霞庵，乃是得自明代才子唐寅于洲上所作“掏霞舟送月，起舞剑含霜”，题名与对联相得益彰，内容和书法相映成趣，弥漫浓浓的雅趣诗意。

不知不觉，已前行过半，只见状元阁巍然耸立。有史以来，凡在醴陵留下足迹的文人骚客，多数都有诗词歌赋、对联汇集于此。如今读来，仍然让人心生敬意，勾起无限遐想。

状元阁前，广场阔大。站立于此，向东眺望，群山青黛，一江碧水款款而来，微风拂拂，初日照临，波光粼粼，似流金淌银，让人满心喜悦。青云桥如一硕大的玉如意，横卧江上，行人三三两两，更有游客面向状元洲指指点点。好一个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”，真是各有称心之处。尤其难得的是，从洲头到洲尾，乃至深水之上，都干干净净。人行其间，快慰平添。

文化馆一角，竖立着一方黑色小碑，上写“深江桥公所湘东特委会议旧址”。原来，1930年9月15日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毛泽东曾下榻于此，主持召开会议，亲自指导并开创了湘东革命的新局面。而在文化馆前广场南侧，也竖立着一块很大的麻石碑，上镌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八个鲜红大字，下刻“陈宏甲、何淑娟、孙筱山”等名字。他们都是那个时期活跃于醴陵的革命者，响当当的人物呢。例如孙筱山，曾支持陈恭、陈觉、左权等三十多名学生组成“社会问题研究社”，传播马克思主义；马日事变后，组建湘东赣西工农义勇军，并担任党代表，后因叛徒告密，被杀害于状元洲。

原来这里曾是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刑场。这些看似简单的文字，在无声地向我们展示：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。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，为了新中国的诞生，抛头颅、洒热血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与牺牲。据考证，醴陵有名有姓的英烈就有五万多人！我们不应也不会忘记他们。

太阳已经升起来，马上就上班的时间了。我整理了一下心情，然后快速向单位方向走去。

株洲文脉

他是元朝进士高第，却拒任新朝，甘守清贫三十载，以“不二心老人”自号明志。他的书法墨迹虽存世稀少，却因题跋于《清明上河图》等国宝而弥足珍贵。元代遗民李祁，其人如孤鹤般高洁，其书则融汇古意，笔底流淌着忠贞与沧桑。让我们循着墨痕深处的孤鹤清音，走近这位被历史尘埃掩埋的书法大家。

(一)

李祁(1299—1372)，字一初，号希麓翁、不二心老人等，湖南茶陵人。元统元年(公元1333年)高中进士第二名(相传本为状元，因地域歧视被黜)，授应奉翰林文字。不久，农民起义爆发，元朝统治岌岌可危。为就近奉养双亲，他主动请调地方，历任江西婺源州同知、江浙儒学副提举等职。再避归乡服丧时逢兵乱，茶陵沦陷，避居江西永新，数度险遭戕害，历经艰辛。虽朝廷屡次征召(如平乐知府)，他皆因时局动荡未能赴任。明初，朱元璋设礼乐馆征召名儒，李祁以“不二心老人”自号，坚拒出仕，隐居穷乡三十载至终。他不仅以诗文冠绝湖湘——著有《云阳集》，被誉为元末明初湖湘诗人第一——书法造诣亦名重一时。

李祁书法大多创作于文人雅集、诗文唱和与书画鉴赏之时。他早年高中进士，又久任江浙，与当时知名文人往来密切，诗文书法创作颇丰，却大多毁于兵燹，传世极罕。幸赖国宝级风俗画《清明上河图》等名作题跋上留存吉光片羽，让人得以窥见其书法艺术的精妙神韵。

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公方弱冠帖》(著录于《石渠宝笈三编》)，曾为清宫旧藏，钤有“嘉庆鉴赏”“三希堂鉴赏”“宣子孙”等收藏印章。此纸本行书，全文6行55字，全篇灵动雅致，恰似一首清丽小令。用笔洒脱流利，提按使转精妙入微，结体工谨严谨，线条圆转柔韧，略带章草的高古简拙感，字里行间透露出文人脱俗的胸襟和心静空明的艺术境界。

另一件珍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《题跋赵子昂〈西成归来图卷〉》，全文6行44字，草书。此作墨韵流转如龙蛇游走，笔锋藏锋时含蓄蕴藉，露锋时锐利劲捷，提按使转间尽显功力，似无声却有千钧气象。行笔至最后的“劣也”二字，笔画缠绕处，犹如万岁枯藤。落款纵笔如飞，有一泻千里之势。

李祁最重要的传世书法，当属题写于《清明上河图》(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)上的跋文，全文14行，200余字。

1365年，静山周氏携画前来江西永新上麓书院请其鉴定。确认真迹之后，李祁慨然题跋：“静山周氏文府所藏清明上河图，乃故宋宣政年间名笔也，笔意精妙，固宜入神品。观者见其邑屋之繁，舟车之盛，商贾财货之充，盖盈溢于目，嗟嗟，恨不得亲其时，亲目其事……”他先赞画艺神妙，描绘汴梁繁华，令人神往；随即话锋陡转，由宋之极盛联想到“天下之势，未有极而不衰者”，发出盛世危言，痛切告诫后世君臣“宜以此图与无逸图并观之”，以“忧勤惕厉”之心“长守富贵”。

此作书法笔劲健老辣，结字洒脱而内含法度，楷书的端庄与行书的灵动交融，字形大小错落，布局自然天成，书卷气浓郁，是其艺术成熟期的巅峰之作，更是其身处末世、心怀孤忠的真实写照。

(二)

“楷书精湛”，擅长行、草大字书法，风格道劲，飘逸而含古意，“有雅正之音，有华藻之章，无艰涩之态，无鄙野之习”，这是后世李东阳、刘中孚等人对李祁书法的高度评价。

具体而言，其书法艺术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是师古溯源，博采众长。在元代，“摹王拟赵”之风盛行，复古书风成为时代主流，李祁的书法也深受这一潮流的熏陶。观其书貌，出于“二王”门庭，又融汇多家之长。其行书笔画和结体典雅，流畅中见规整，字里行间能捕捉到苏轼的书卷气韵、赵孟頫的典雅风神；草书则汲取唐人怀素《自叙帖》的精髓，多用篆籀，笔笔中锋，去其狂狷而得舒缓从容、灵动超逸之风。

二是楷意入行、谨严端庄。元朝时，工整规范的馆阁体已成为科举取士的重要考量标准，李祁能高中进士，楷书造诣自不待言。明代李东阳在《怀麓堂集》中盛赞“李祁楷书精湛”，可惜如今已难觅其楷书真迹。不过从现存书法的楷意入行、横画回锋顿笔等细节来看，仍可窥见其深厚的唐楷功底。

三是融入草书、隶意高古。李祁的书法融入了草书用笔和隶书笔意，以其《公方弱冠帖》落款的“李”字为例，最后横画保留“波挑”痕迹，使笔画有古朴张力，丰富了笔法层次与历史纵深感。这种将隶书元素巧妙融入行书创作的手法，不仅展现了他对不同书体的精湛驾驭能力，更赋予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
如果对李祁存世的书法作品进行风格比对与剖析，其艺术风貌的演变轨迹清晰可辨：早期作品尽显谨严之态，运笔如“狮子捉象”般精准沉实、一丝不苟，墨色润泽饱满，布局规整有序，风格温润典雅，恰似春日繁花，蕴含着文人雅士的含蓄韵致。

《题跋赵子昂〈西成归来图卷〉》则突出随性自然，肆意舒展，跌宕起伏。其间多处破锋顿笔，非但不损其美，反而增添了几分独特的意趣。

《题跋〈清明上河图〉》则笔锋老辣道劲，墨墨流泻间，隐隐透出沧桑孤寂之感，尽显浑厚苍凉之态，臻于人书俱老的艺术状态。

创作于不同时期的三件作品，以不同的艺术笔触勾勒出不同生命阶段的独特印记，既能展现出李祁书法艺术风格的多元，也能窥见其不同阶段的心境与性情，感受其艺术探索的心灵轨迹。

(三)

中国书法推崇“书以载道”，王羲之《兰亭序》、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、苏轼《寒食帖》无不将人文情怀、生命感悟倾注笔端，无不成为人文情怀、生命感悟倾注笔端。李祁的《题跋〈清明上河图〉》，也正是这样一件“书文并茂”、直抵“载道”境界的难得佳作。

从这篇短短200余字的跋文中，我们不仅可以窥见李祁书法的笔墨技巧与艺术因子，更能透过横竖撇捺的律动，窥见笔锋流转间的万千气象；透过浓淡枯湿的墨色，把脉书者的心境起伏；透过承载内容的文本，领悟书家蕴含的哲理情思、人生感悟……

李祁身处风雨飘摇、故土沦陷的元末明初。他一生恪守名节，言行举止皆以礼义为准则。平日里与人交谈，字字不离君臣之道，尽显儒者风范。元朝覆灭之际，每闻元军溃败，忧愤难平，常常食不下咽。谈及家国之事，更是悲从中来，涕泗横流。

当李祁提笔为描绘北宋繁华的《清明上河图》题跋时，画中的笙歌鼎沸在他眼中尽是泡影。这位饱读诗书的儒者，将对故国将倾的无尽悲愤，化为冷峻的历史洞见。他援引《周易》哲理，在跋文中发出振聋发聩的盛世危言，字里行间蕴含的孤臣赤子之心与深沉的历史忧思，与道劲老辣的笔墨浑然一体，成就了这篇“书以载道”的典范。

明洪武五年(公元1372年)，年逾古稀的李祁遭遇兵乱。当兵匪的屠刀无情落下，这位前朝进士，最终以生命为那个消逝了的王朝，谱写了最后一曲悲壮的挽歌。

李祁常以白鹤自喻，这一意象有助于理解其精神画作、生命情怀与忠贞气节。他曾于友人画作上题绝句二首，其一云：

浩浩沧波天四回，秋风一鹤夜归来。

只应梦里闻长笛，知是年时旧羽衣。

诗中，孤鹤在苍茫天地间归返，梦中的笛声与旧时的羽衣，渲染出世事沧桑、物是人非的境况，也勾勒出他对往昔的追忆与坚守本心的执着；另一首《咏鹤》，同样裹挟着一股难以名状的人生况味：

几年养就丹砂顶，竟日闲梳白雪翎。

万里壮心原自许，九霄清啸好谁听？

这隔世的清吟，道尽了他的孤独、壮怀与坚守。诚如西汉扬雄所言：“言，心声也；书，心画也。”李祁存世的墨迹虽少，但那笔锋流转间，分明是一只孤鹤在历史长河中的清唳，是其忠贞气节与生命情怀最真实的铭刻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

曾经是攸县苏维埃第六区办公场所的康王庙(现更名为广寒宫)

广寒寨 千年交响下的时代新章

张德元

屋后的广寒寨，古称甘棠山，宛如一柄横亘湘赣边界的青锋。寨主峰以海拔1088.5米的雄姿刺破苍穹，小寨则以海拔822米的灵秀依偎其侧。两山环抱间，一方数百亩的盆地静卧如摇篮，百余户人家的炊烟在此与云雾缠绵，勾勒出岁月的褶皱。六十公里的路程，丈量着它与县城的距离，也丈量着古朴与现代的时空纵深。这座跨越两县三县的山脉，恰似一位沉默的史官，将边界的风云变迁镌刻进每一道山褶。

通往广寒寨的路，隐匿在水口山的褶皱深处——雷坪峡谷。峡谷中，千年红豆杉群如远古的卫兵，虬结的枝干雕刻着岁月密码；古树遮天蔽日，老藤盘成时光的绳结；飞瀑坠地，化作碎玉千斛；怪石峥嵘，似在诉说洪荒往事。春秋时节，山雨未至，浓雾已如潮水漫过峡谷，刹那间将山峦、林木与田野吞噬，恍若天地初开的混沌；冬夏交替，景致更迭——未及深冬，山风已如战鼓催寒，雾凇为万物披上银甲；盛夏骄阳似火，寨中却凉意沁人，老树下摇扇的谈笑，让空寂的喧嚣成了遥远的传说。民国时期依邑围人、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德隆挥笔写下“扬鞭直指甘棠山，山在虚无缥缈间”，寥寥数语，道尽了广寒寨的雄浑与空灵。

山风掠过青瓦，裹挟着千年的回响。风中飘荡着元兵避祸的隐秘传说，激荡着革命年代的枪炮余韵，更奏响着新时代建设的铿锵乐章。门前蜿蜒的公路如时光琴弦，一头系着故土的炊烟，一头连着未来的灯火——如今，它正目送广寒坪、板坑、辽里的乡亲们，为了抽水蓄能电站的蓝图告别家园。

姐妹寨恰好位于抽水蓄能电站上坝建设的核心区域。农历五月初六，在大哥的召集下，我们一家子专程回到广寒坪，帮姐妹寨操持搬家事宜。一路上，拆迁的场景不断映入眼帘，让人感慨万千。广寒寨依旧如往昔般巍峨耸立，云雾缭绕的翠峰仍是那样的险峻而秀美，可山间弥漫的，却是挥之不去的离愁别绪。

走进姐妹寨院落，拆卸家具的声响打破了往日的宁静。“咣当”“哗啦”，惊飞了檐下筑巢的燕子，它们扑棱着翅膀，在空中盘旋鸣叫；屋角的蜘蛛，如黑色弹珠般，沿着蛛丝弹射进黑暗的角落。那些承载着岁月记忆的陶器，曾装满秋收的喜悦，如今落满尘埃；那些刻满年轮的木床，见证了儿代人的成长，此刻也被小心翼翼拆解，一件件装上货车，运往山下的过渡居所。

搬迁的队伍沿着门前的老路缓缓前行，车轮碾过水泥路面，扬起细碎的尘土。车上满载着家什，大到衣柜桌椅，小到锅碗瓢盆，都一样都凝聚着主人的心血。人群中，有人频频回望故土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；有人望向安置点的方向，眼神中透着对新生活的憧憬。这一幕，竟与记忆中的故事悄然重叠。

历史的长卷在广寒寨徐徐展开：元朝末年，少壮元兵为避明军追杀，逃至广寒寨，藏身山洞，靠着山泉野菜艰难求生，最终融入这片山水；近代，这里更是成为革命的摇篮与战场。康王庙(现改为广寒宫)曾是攸县苏维埃第六区的办公场所。1931年，攸、醴、萍三县保安团血洗广寒寨，六位革命群众惨遭杀害，几十栋房屋被焚毁，山民们被迫逃往他乡，两年后才陆续返回重建家园；1940年，中共攸县委员会在广寒寨脚下的山关辽里秘密成立，却不幸遭到国民党破坏，县委书记张兴旺壮烈牺牲；1949年，中共攸县地下工委在广寒寨建立游击队根据地，成功策动国民党“雄狮”部队起义，为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。往昔的峥嵘岁月，浴血奋战，与今日为发展而暂别的抉择，跨越时空，都饱含着人们对这片土地深沉而炽热的眷恋。

告别搬迁现场，来到板坑、辽里的电站施工现场，扑面而来的截然不同的火热氛围。大坝虽还未建成，但前期工程早已如火如荼地展开。新修的施工道路如银蛇般盘绕山间，与门前的老路纵横交错，宛如在大地上编织起一张崭新的路网；1200多米的安全检测隧洞，像一把利剑，硬生生贯通了厚重的山体；泄洪隧洞的挖掘声，似大地有力的心跳，一下又一下，震撼着群山。施工电线的脉络般向群山深处延伸，塔吊高耸入云，运输车辆在山腰穿梭不息，建设者的吆喝声、机械的轰鸣声，交织成一首激昂的建设乐章。站在山关水库坝上远眺，眼前的一切都在为地下电站积蓄力量，不难想象，未来这里将成为广寒寨蓬勃发展的强劲动力源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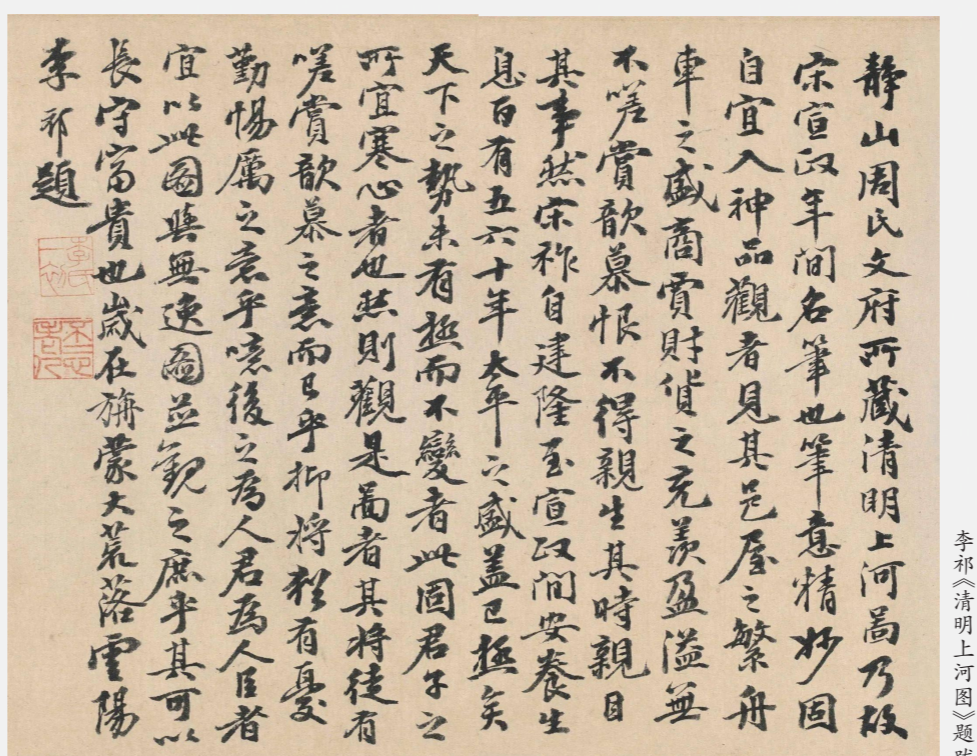
从项目启动到拆迁安置，短短数年时间里，广寒寨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深刻变革。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山关村人，抚摸着老屋砖墙，仿佛能触摸到岁月的痕迹；感受着山体传来的温度，那是故土给予的深沉慰藉；聆听着新旧交替的声音，心中满是难以言说的感慨。这片土地，见证了先民的艰难求生，深染过革命先辈的热血，如今又将迎来现代化的曙光。元兵的传说、革命的故事，早已成为这片土地的文化基因，而乡亲们带着故土的记忆，毅然迈向新的征程。未来的地下电站，将成为广寒寨跳动的“心脏”，迸发出照亮群山、点亮未来的强劲生命力。

广寒寨的故事，是历史与现实的交融，是传承与创新的交响。门前的老路铭记着每一次离别与重逢，背后的山峰见证着每一次变革与新生。当未来地下电站的电流照亮群山，广寒寨将继续在岁月长河中，奏响属于自己更加壮丽的长歌，那歌里，定有往昔的坚韧，也有今日的拼搏，更有未来的无限可能。

墨痕深处的孤鹤清音

元代遗民、文学家李祁的书法绝响

钟志刚



李祁《清明上河图》题跋